

往事如昨

我与小城二十年

高绪丽

很多年前，牟平城与远方的田野一起，如同会发光的星星，藏在一个小女孩期盼的眼睛里。

当年，不足十岁的我第一次随外婆进城，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《红楼梦》里面有个板儿。外婆要去牟平城里走亲戚，我跟外婆讲：“住在西街张爷爷家的小不点儿，她的花裙子是她的妈妈从牟平县城里给她买的。”小不点儿的家在牟平城里，我说不清楚心里到底是羡慕那条花裙子，还是羡慕能够去趟牟平城。

往返牟平城的客车每天只有两趟，车上常常是人挤人。大清早，我与外婆就动身往大道上走，待走到等车的地方，脸上的汗水粘着路上扬起的尘土，再用手背一抹，瞬间成了大花脸。客车在千呼万唤中驶来，我们随着人流被推进了车厢里，外婆找个座位坐下，把我抱到她的腿上。我窝在外婆温暖的怀里，盯着车窗外，看着平日里熟悉的玉米和高大的树木，像电影的胶片一样向后移动，眼睛不舍得眨一下。

车轱辘碾着泥土“吱吱”地飞速转动，客车沿着西关的大圆花坛绕上小半圈，拐进了汽车站，我那时才知道，这是真的进了城。

据民国时期的《牟平县志》记载，牟平早期的集市，由原来的六处后来保留四处，分别是东关、西关、南关和北关，这四处集市正好围出来一个相对热闹与繁华的牟平城。而牟平汽车站就位于牟平城的西关附近，牟平城最大的海德商场则坐落在汽车站对面的四层小楼上。

外婆先是带我去见了亲戚，要离开了，她又特意带我去海德商场转转。一眼望不到头的商场里，许许多多我平日里见都没见过的货物，摆满了长长短短、大大小小的柜台，真可谓琳琅满目，让我眼花缭乱。各式各样的童装和儿童玩具占了整个二层。外婆给我买了一件与小不点一模一样的碎花连衣裙。外婆从口袋里掏出用小手绢包着、卷成小卷的钱，递给卖衣服的服务员。那一刻，外婆的脸上没有丝毫不舍。我知道，外婆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添置一件新衣服了。

后来，我去了比牟平城还要远的城市读书。毕业后，有同学去了南方一二线城市闯一片新天地，我贪恋家乡的泥土气息，选择回到家乡，回到离父母很近的牟平城。

“牟平古嵎夷地，僻居荒裔”，相较于繁华烂漫的大城市，牟平这个隶属于烟台市的小城区，用它两千多年的文化古韵，默默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。它的气候之温和，物产之丰美，风俗人情之朴厚，尤具胶东特色。

小城里的生活节奏慢，季节更替慢，每个时节都有它该有的模样。没有地铁，公交车慢吞吞从远处驶来，再慢吞吞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。正是如

此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不仅可以慢慢享受春夏秋冬里小城形色各异的装扮，也可以细细打量某条街某段路刻进石缝里的老故事。一座城市的记忆，总是独一无二，属于它的故事，即使无言，也会迎合所有喜爱它的人，不得不说是时间的魅力。

不知不觉间，我在牟平城里已经生活了二十年，工作、结婚、生子，陪孩子慢慢长大，这座城在接纳我的许多重要时刻的同时，我也与这座城一起，见证了它的日新月异与繁荣壮大。

曾经牟平城周边铺天盖地的玉米地，如今已是高楼林立，街道宽敞整洁；昔日从牟平城通往各乡镇的泥土路，如今不仅全都被铺上了沥青，而且拥有了村村通城的公交车，村人出了村，便可以坐上宽敞明亮的公交车。公交司机由牟平交运公司层层选拔，公交车每天不停歇地发送，年满六十岁的老人，还可以全程免费乘坐，真正做到了免费来去牟平城的自由行。

我曾工作十多年的单位，就位于城区牟山路的边上，每逢深秋，道路两旁的银杏树洒下无数金黄的扇形树叶，远远望过去，如同铺上了一条金色的康庄大道。有谁料到，我第一次见到这条路时，还是一条刚刚能够错开车的普通沥青路。那时候，道路两旁除了几座年代久远的破旧房屋，再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青纱帐。太阳落山后，走在这条路上，到处黑黢黢，很瘆人。而今，道路经过多次修整，已经有六条车道的宽敞马路，道路两边栽种的观赏银杏树，成为这条路上的最大亮点。高大密集的路灯将黑夜点亮，沿路两侧多个高档小区拔地而起。

近年来，牟平区政府又加大绿化力度，将城区主要道路两旁的甬路重新规整，不仅划出自行车道与人行道，牟山路整条路的路旁还特意留出长长的花坛，里面种满各种颜色、品种不一的月季花。到了月季花开的季节，再在牟山路的甬路上漫步行走，花儿在微风中轻轻颌首，清甜的花香弥漫整条街道。马路中央的车水马龙，是生活，甬路上的走走停停，是享受，此心安处是吾乡，牟平城，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那座城。

牟平城区北临黄海，南依高大巍峨的昆嵎山，牟平区政府领导广大群众，把大型经济产业迁移到城区周边工业园的同时，还在城区东、西分别修建改造了大型沁水河湿地公园与鱼鸟河湿地公园。向外谋发展，向内惠民生，牟平城用它结实温暖的怀抱，给每个路过的人，都送去了安稳的拥抱。

一座城，如果它能展现出平和、自然、舒展的状态，可以让大部分居住在城里的人，自然放松下来，并且还能够拥有一种宽广和豁达的胸怀，那么这座城便可说是有吸引力的。我眼中的牟平城，大抵就是这样。

矿上的绿豆汤

李启胜

火辣辣的阳光开启了“烧烤”模式，风儿也热得躲进树荫里。只有知了，趴在密不透风的枝叶里，扯着嗓子拼命歌唱。

一条条干净宽敞的矿区柏油路，被阳光烤得隐隐透出火焰般的蓝光，远远望去，氤氲升腾。弯弯曲曲通向矿井的铁路上，矿车颠簸着，不时发出“咣当，咣当”的抗议声。

在这方圆几十里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代表煤矿标志的高大井架。也许是受了井下那些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的矿工鼓舞，它早已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，任凭热浪翻滚，依旧气定神闲，巍然矗立。

矿上心疼这些特别能吃苦的兄弟，这消暑福利是一茬接一茬，透着股子人情味儿。搁早些年，到了夏天就是发点藿香正气水、蚊香、凉席啥的。如今是每人一个大礼包，里头东西真全乎：清凉油、冰凉贴、花露水、艾炙包……就说那冰凉贴吧，往脑门上一贴，凉气顺着头皮往里钻，比喝了冰镇汽水还过瘾。夏天蚊虫邪乎，出门前喷几下，那香味把蚊子熏得晕头转向，躲得老远，再也不敢近身。

还有那夏凉被，又轻又软，摸上去滑溜溜、凉飕飕的。往身上一盖，就像有一双温柔的手给你扇着扇子，舒服极了。吃的更不用说，每天雷打不动一个沙瓤西瓜。那瓜刀刚挨着皮，“刺啦”一声自己就裂开了，红瓤黑籽，看着就馋人。升井回来，从冰箱里摸出一块冰西瓜，一口咬下去，那股子凉气顺着嗓子眼一直滑到胃里，一天的疲乏全没了。

最热闹的还得数井口。矿上工会领着家属协管员和志愿者，把西瓜、哈密瓜、香蕉、牛奶摆得满满当当。矿工们刚一露头，就被这群热心的娘子军围住了。“来，吃块瓜！”“喝袋奶！”那场面，热火朝天又透着温情，比那西瓜还要甜上三分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煤矿都兴搞第三产业，俺们矿上有一个不小的冷藏厂，一到夏天机器一转，自产的雪糕、冰袋便流水似地往外运。那时候，矿上体恤矿工，按人头给每家发福利，一人一张票。我们这些矿工子弟，最盼的就是父亲下班带回那沓小小的票证。

揣着票跑到供应站，攥在手心里都发热。那冰袋甘甜爽口，吸一口，凉意顺着嗓子眼一直钻到胃里，甜到了心尖儿上。至今我闭眼还能想起，那白色的冰袋上，印着一尊墨绿色的井架，底下是咱矿的名号，旁边还有一串洋气的英文字母，图案正中间，一个戴矿工帽的汉子，正美滋滋地举着冰袋往嘴里嘬呢。

后来，我子承父业下了井，成了一名真正的矿工。在井下的日子里，我最惦记的，莫过于井口那碗热气腾腾（或冰凉透心）的绿豆汤。尤其是赶上一宿的夜班，坐着罐笼晃悠悠升井，整个人像散了架似的，又累又渴，再加上盛夏井



上那股子燥热，这时候若能迎面遇上那桶绿豆汤，舀上满满一大碗，“咕咚咕咚”灌下去，那股子清凉从喉咙滑到胃里，瞬间便解了暑气，也解了疲乏。

我刚上班那会儿，井口还没有这福利。多亏了一位即将退休的老矿长，他心疼大伙儿井下吃苦，拍板安排人熬制绿豆汤送到井口。而负责掌勺熬汤的，是个我们都唤作“老官儿”的师傅。

老官儿本姓管，人长得富态，圆脸庞，胖墩墩的，看着就一副官相。他平日里寡言少语，可一旦开口，那言辞便文绉绉的，时不时还咬文嚼字一番。就这么个有意思的人，守着那口大锅，把一份份清凉递到了我们手中。

老官儿那次伤得不轻，在井下被矸石砸折了腿，落下了终身残疾。矿上念他辛苦半辈子，便安排他去总务科管理更衣室。那年正赶上矿上要恢复绿豆汤供应，更衣室离井口近，老官儿二话没说，就把这熬汤的活计揽了下来。

他熬出的绿豆汤，汤色翠绿，豆子开花却不烂，喝一口，满嘴都是绿豆的清香和甘甜。为了这口汤，他不惜瘸着腿，每天往返于更衣室和矿门口那口老井之间。那井是建矿时就有的，水甜，老官儿就用这水泡豆子、熬汤。他挑着水桶，一瘸一拐地在路上挪，背影看着滑稽又心酸。

那年新调来个分管经营的矿长，瞧见老官儿挑桶不便，便把熬汤的活儿划给了食堂。谁知食堂熬出来的汤，要么水不对劲，要么火候差一截，颜色浑浊，味道寡淡，矿工们喝一口就皱眉，最后还是让老官儿来熬。

经此一役，老官儿的“秘方”再也藏不住了。后来矿宣传科专门来采访，才知道他的讲究：绿豆要提前一天泡透；烧火不能用煤，得去木场挑上好的松木，亲手劈成小木条，码得整整齐齐；水必须是那口老井的甜水。最绝的是，他每次熬两大锅，一锅放冰糖，一锅原汁原味，由矿工们各取所需。

当老官儿把那翠绿喷香的汤倒进井口的大保温桶，周围立马围满了人。大伙儿接过碗，总要跟他逗乐：“老官儿，这汤熬得杠杠的，好喝！”那笑声和汤香混在一起，成了夏天井口最美的风景。

如今老官儿早退休了，但矿上夏天的绿豆汤却雷打不动地供应着。后来的接班人都学着他的法子：泡豆、劈柴、挑水、慢熬。